

蘇中校刊

蘇中學校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四日

第一期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四日

哀悼專號

刊首語

陳兆魁

無數的雁子，
排成個一字，
在空中翱翔，
逍遙自在。

無情的槍彈，
忽從下面飛來，
兩隻雁子，
便隨槍聲而墜地。

無數的雁子，
痛失了同伴，
就齊聲哀叫！
哀叫，哀叫，
響徹雲霄，
天地也為之昏暗！

哀悼友吳金福

五月廿一晚九點鐘，我兄自外歸來，忽然告我以噩消息，謂下午

蘇中校刊

有羅盤一輛，載學生及外人廿餘人，本擬往右春球，因時候太早，先往游泳池游泳，半途停歇，重傷者數人，你也其中之一。我當時甚

黃金生君遺像



疑惑。

明天早晨，我四出打聽，果有其事，而你已在病院中矣。我深披衣往校，與紹昌君奔至病院看你。我自窗外望你，見你頭上和左眼皆包扎綑帶，右腿亦然，面如灰色，身蓋白氈，我初幾認不出你。我望你約數分鐘，終不見你啟目，你或已寐乎？忽然見你手一動，少許即將右眼微張，似已見我，靈張，呆呆望我，眼光晶晶，唇邊微顫，似

有千言萬語欲告我，惜我不能進你榻前。少許復閉其眼，我遂唏噓而別你！

午後，我復乘自由車同紹昌君視你。時你已換床位，見你之面色益發青白，血液似已告罄。復見氈內置一小架，通一橡皮管於壁上之掛瓶中，請閱旁人，方知你之腿部有刺進玻璃片，刺已除去，而所設之器，蓋用以洗毒也。你緊閉之雙眼，時而打開望我，低聲向我言數句，我竟無從聽見。我恐你說話於病有碍，遂請你勿再言，你即閉眼靜睡。我以為你之病已無危險，你妹也在旁殷勤侍候，不久即與紹昌君別你而歸。

明日我到校上課，校長告我謂醫生勸同學們勿常常去視你，恐擾亂你之精神，於病人無益。我聽他之勸告，以為你既脫危險時期，當能漸漸進健康之途。希望於兩三日後再與你晤面時，即能與我侃侃而談也。嗚呼！孰知你竟於是晚拋棄人間，撒手西歸耶！

是晚惡耗傳來，我即宛如受電，呆若木鷄。而輾轉反側於床上，終不能寐！

憶我倆之同學將達五年，平素我倆並無過於相左行為；有之，亦不過細故，相見則觀笑如舊，毫無芥蒂。我倆之學問，行為等，皆能時時互相勉勵，如我有錯處，你即

以誠懇勸告我，使我能改過。嗚呼！自今而後，我將從何而尋你，聽你之勸告耶！

紙短情長，僅記此寥寥數字，以為哀念！

你的學友李玉園
二二，五，二六。

悼吳同學之死

林瑞龍

唉！吳同學，孰能料到呀！你這般年少的，便與世永遠生離而騎鶴西歸了！

那天，在那天的事前，我以為你一定是沒和他們一同去的；那知，他們其中的兩個及多個紛紛回來報告的令人可怕的惡耗，可憐呀！你却是際遇之一，且是遭受重傷的第二者！至於你自己，心理明知不祥，還以為不要緊，當你向未知會今日的結果之前的那片刻，你的多麼的顧愛着其他的傷者啊！頭目既已昏眩，呼吸尤屬困難，而口內尚勉強勸告他人：「我可不要緊，快些看看黃金生！」然而，倒霉得很！嗣後，終於你是與黃金生一般的進了醫院。

所憐者！當你奄奄臥榻上，你父，姊，妹是終刻不停地刺探脈脈，減了一分則善，增了一分則憂。醫生來檢病時，囑你須靜靜在休養，切忌多開口，以免傷害身體

但無奈因傷處的委實難堪，兼及身體素是孱弱的傳，更難於抵抗而不得不放開喉嚨隱約地向你的爸爸說：「快請醫生用止痛藥，來治我的腿，」最難過的，他老人家却暗自咽泣而無回答你。

你痛劇時，懇醫生切勿以刀割，而醫生不肯。你自料不免於死，希要速死，以免痛苦難挨。當時，你父以為此不過病中神經錯亂之談，不至於成事實；嗚呼，豈意你以痛苦不堪，而竟不免就此瞑目乎？

唉！而今已矣，你是長眠地下矣！嗚呼痛哉！嗚呼痛哉！

悼黃金生同學 唯真

在鮮豔燦爛的花圈上，赫然紫着寫着黃金生同學千古的紙條，這激起了我固有的「愛」的天性，我不易生的熱淚，這時竟情不自禁地充滿了眼眶——像這次的傷痛，實兩年來所未有！

金生同學的死，終於是實了；我的殘忍的預料終於不幸地中了；唉！可慘的事啊！

十幾點鐘前，我明明看見你在校役室談笑，怎麼只隔這短促的時間，你就水離了這世界呢？不料那次的見面竟成了最後的見面，這真使我有點茫然！

這不幸的慘禍發生之時，傳說

粉紅；我只知道「傷得很重」而已。我心雖不安，暗想：「明天去看吧！」不料竟來不及見面。昨晚，吃過飯急急來校，希望得着些好消息！不料消息一個壞過一個，尤其那些可怕的傷勢的報告，慘不忍聽。我幾乎想跑開去，但希望的心理又騙策着我去詳細地打探。

我和你雖還沒有密切的交情，但我已覺得你是一個可愛的青年，有為的青年。有些人在譴責你的叻

吳金福君遺像



叨多話；其實，我詳細味之，你的每句話都隱着聰明，藏着真理，唉！這樣一個聰敏有為的青年，竟這樣無價值地死亡，天何妬才乃爾！

你的死，在你自己是幸福的。像這樣痛苦的人世，何足留戀！我所悲傷的，只在離別這點啊！

上課下課的鐘聲依舊機械地響着；我桌上的卷依舊亂七八糟地疊着；只是隔房你的談話的聲音就永沒聽到。觸景傷情，悽然流涕！

悲黃同學之死

黃應祥

凡是動物有生就有死，有死就有生，所以死是很普通的現象。但可愛的金生同學，他如此年輕，是個有為的青年，是國家將來的主人翁，難道他應該早死於非命嗎？

金生同學呀！自從你到坡讀書以來，我和你便開始做很好的同伴，有時我們玩耍連回家的時間也忘記了呀。

金生啊！我們如此的親密，是何等的快樂呀！可是世界上的事情，真如白雲蒼狗一般，所謂好夢難常，風波易起，忽然傳來一個可怕的消息，把我的好夢打破，一切美妙的幻想，也都消滅了。

金生！你死得多麼的悽慘！當羅厘被翻攪救回來的你，滿身血淋漓，頭劈，腦漿出，心頭之氣，只有奄奄一息。我知你是無救的了。唉！誰人見了不可憐？誰人見了不流淚？

是晚深夜時，我猶在夢中，忽然傳來惡劣的消息，使我從夢中驚醒，知你已經離離這萬惡的宇宙，污穢的社會，獨自到快樂的天國去了。唉！上帝呀！金生的結局就是這樣的嗎？金生！你就這樣的去了嗎？你可知你未來的責任何等重大？

你就這樣忍心的掉了你的父母與你的友人及師長嗎？

金生！你雖死了，可是你聰敏的頭腦，清潔的習慣，強壯的體魄，你的活潑的天真……一切印象在我的腦海裡永遠不能消滅的！

哀亡友黃金生

陳詩池

自從那天離開了黃金生，這幾天來，沒有再看見他。據一般同學的傳說，他在前幾天已經離開了人世，現在他的屍骨，也許已成爲黃泥。在那蕭瑟慘淡的曠野裏，只賸有一個新的墳塋，幾株雜樹，記錄着是一個青年最後歸宿之所！而世間還是照舊地在建築歷史。在推進文化，無數的男女，茫然地過着他們的生活；在一天之內，有無數的活着，也有無數的死去，一盤盒柴，抽出一枝，看去不能有什麼分別；等到啣的一聲，只現出一瞬的火光和那一縷的輕烟。不幸的黃金生，也是這樣地消滅了！他是希望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他的姓名，在世界文化的紀錄上留下他的貢獻；可是都不能成爲事實，回想起來，總不免使人惋惜！如果他還是活着，也許將來能夠有些成就？

在他未死的以前，我和他是時常見着的，有時在一處談話說笑，